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鵬程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9 冊

王靜安詞研究

趙桂芬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靜安詞研究／趙桂芬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13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四輯：第 19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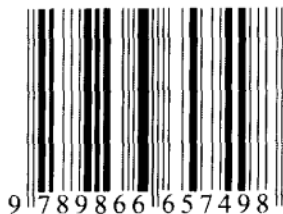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6657-49-8 (精裝)

1. 王國維 2. 詞論

852.482

97012023

ISBN - 978-986-6657-49-8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四輯 第十九冊

ISBN：978-986-6657-49-8

王靜安詞研究

作 者 趙桂芬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第四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靜安詞研究
PDG

王靜安詞研究

趙桂芬 著

蘇子如
和
PDG

作者簡介

趙桂芬，祖籍江蘇，生於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學術專長為古典詩詞、女性文學、兒童繪本。著有《姜白石詞研究》、及〈晏殊詠花詞審美特徵試析〉、〈人間少有別花人——試析白居易詠花詩中的情與志〉、〈《詩經·秦風·蒹葭》夢幻主題探析〉、〈《吳歌西曲》的女性書寫特徵〉等單篇論文。

提 要

靜安先生一生著述廣博，尤其在史學及文學批評上有獨到的精識銳見，轉移了大多數人的注意力，忽視了靜安詞作的藝術價值，以及其在文學史的地位與評價。因此，值得從事文學研究的人深入探查，了解其中內蘊。

靜安詞作集錄於《王觀堂先生全集》一書裡，全集第四冊收錄《苕華詞》九十二闕，第三冊收錄《觀堂長短句》二十三闕，合計一百一十五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融合傳統的文評法，及現代文評法，共分五章：第一章屬於傳記研究，深入了解靜安的生平志學。第二章論列靜安的思想，應證其在詞的創作上，不獨是個人情感的發抒，亦有理論上的依據，所以能表現深刻的人生境界。第三章探討靜安詞的形式，藉由語言的表現作分析，就意象、節奏二部份加以討論。第四章就存在於靜安詞裡的思想感情一一剖析，了解其思想內蘊。第五章則透過語言及情思的表現，歸納靜安詞的整體境界。

最後，透過對靜安詞的整體性研究之後，評定其藝術成就，並確立靜安詞在文學史的地位。

此外，近人對靜安自沈一問題的爭議頗多，而透過此一問題的探討將更能深入了解其思想、性格，因此不揣淺陋地附錄於後，以為參考之資。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靜安先生傳略	5
第一節 家世與生平際遇	5
第二節 個人性格	10
第三節 治學的精神與方法	16
第四節 學養及著述	18
第二章 靜安先生的思想	25
第一節 哲學思想	25
第二節 美學觀	29
第三節 文學觀	34
第三章 形式篇	41
第一節 意象之運斤	41
一、意象型	42
(一) 意象之直敘	42
(二) 意象之對照	45
(三) 意象之譬喻	47
二、主題意象——「人間」之詮釋	53
第二節 節奏之控馭	65
一、選 調	66
二、聲 調	69
三、句 式	73
四、句 法	76
第四章 內容篇	83
第一節 悲苦的別情	84
第二節 濃郁的相思	88
第三節 節序詠懷	91
第四節 詠物詞	95
第五章 境界篇	99
第一節 時空對峙下的孤寂情懷	99
第二節 字裡行間的義諦禪機	105
結 論	111
附錄：靜安先生自沉的原委初探	117
主要參考書目	127

緒 論

清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上承歷代各種古典文學之薪火，下啓民國新文藝運動之序幕，藻采芬溢，燦然俱備的時代。論者或以爲有清一代之文學，內容不如外形，思想不如文字，但有聲調詞藻之美，而神韻氣格不高。然以斷代爲論，清代之詩、詞、曲、賦、駢文、古文、戲曲、小說及翻譯文學，無不盛極一時，各具異彩。其承啓之功，較之元、明兩代，超軼實多，即比之唐、宋盛世，亦無遜色，實爲一古典文學輾轉風發的盛世。

詞是藉由文字與音樂結合之新詩體，側重於音律與語言之契合。其語言纖巧精細，造境搖曳空靈，取徑幽約怨悱，寄託要眇深微，不僅發揮了中國文字的音樂潛能，並且創造了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最高峰。^{〔註1〕}故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能別樹一幟，獨具價值。清世士大夫之愛好文藝、崇尚風雅者，無不致力於詞學之研究與創作，無論審音守律、修辭遣字，乃至詞集的校勘與整理，均異常認真，成績斐然可觀。雖然，較之兩宋或不及其雄深，然其富於變化，固爲金元之人所不及，良以剝極而復，而能上探五代之驪珠，下振兩宋之墜緒，故有詞學復興之譽。

〔註1〕 陳世驥，《陳世驥文存》〈中國的抒情傳統〉說：「以字的音樂做組織和內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頁32。

清初詞風實仍承衍明季餘韻，大率宗法《花間》，間取歐、晏，以婉麗爲主，文采豐美，而音律未細。初期以吳偉業、龔鼎孳、梁清標最負盛名，三人皆前明舊臣入仕滿清者，於酒邊花下，深慨滄桑，因假長短句以澆胸中塊壘，藉抒抑鬱之氣，句有寄託，音務諧暢，吳越搦管操觚之士，遂聞風競起。康熙以後，陳迦陵、朱竹垞聯鑣競爽，齊名並進。迦陵氣盛而筆重，辭鋒橫溢，偏尚豪放，追跡蘇辛，爲陽羨派之初祖；竹垞情深而多才，學識淵永，意主清空，尊法姜張，開浙西派之宗風。清朝中葉以還，陽羨、浙西兩派漸爲時人所垢病。陽羨一派詞氣盛筆重，佳處在於雄渾俊爽、縱橫跋扈，一掃詞之纖弱弊病；然其缺失却在不能深厚，逸韻雅調盪然無存，流於粗獷叫囂，遂至衰頹。浙西派詞人大抵學識淵博，所作詞高秀超逸，足以補拙滯之病；其弊在於喜好用事運典，染上餽釘積習，至末流則失之空疏浮薄，淪於委靡堆砌，終少性靈，漸趨僵化。嘉慶年間，張惠言乘二派衰歇之際，闡「意內言外」之旨，主張製詞必以比興寄託爲主，以深美閎約爲貴，以沉著醇厚爲歸，而以協律爲末，上接風騷，尊清真而薄視姜張，一時和者甚眾，常州派因而肇興。常州一派詞貴寄託，尚蘊藉，其佳處在沈鬱醇厚、深美閎約；其弊則使詞旨流於隱晦，幾成詩謎，遂日趨式微。

於此三大派之外，不標門戶，不爲所囿，而能卓然自具風格者，如納蘭容若之清雋婉麗、哀感頑豔；顧貞觀之情致真切、圓朗疏放；項鴻祚之幽豔鬱深、渾融俊秀；蔣春霖之婉約深細、沈鬱自然；王鵬運之清真渾化、蒼莽激楚；鄭文焯之音律精審、聲采超逸；朱孝臧之情味醇厚、格調高簡；況周頤之真摯淵永、沈思獨運；王國維之意境深婉、義諦精微，皆一時之秀，磊落間起，蜚聲於詞壇。而納蘭容若與王國維尤能開徑獨行，後先輝映。賀光中《論清詞》云：

清代前後兩把交椅，若以天資勝人，婉麗俊逸而論，則應容若與觀堂分坐，此亦清代詞壇之奇事也。〔註2〕

〔註2〕 賀光中，《論清詞》下篇十三，頁196。

又云：

容若異軍突起於前，觀堂步武頡頏於後，而五代之墜緒，絕而復續焉。〔註3〕

容若出身貴胄，天資穎慧，才氣凌厲，詞擅小令，清婉動人處，洵足追美南唐二主，被譽為「國初第一詞人」。〔註4〕靜安亦贊之曰：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來，一人而已。〔註5〕

迨至清季，外患頻仍，朝政益替，百姓苦於鋒鏑，士子學人目睹國勢凌替，慨然執筆發之於詞，所作不徒自抒愁歎，並於隱微幽咽之中，寄寓時代之悲歡順逆，是以詞作多黍離麥秀之思、哀蟬孤雁之音，宛然小雅怨悱之旨。詞家或祖南宋、或宗北宋、或追慕南唐五代遺風，無體而不具，大率衍清代諸派之緒而自出手眼，各造新意。

靜安生於末造亂世，正值西學東漸之際，學無專師，自闢戶牖。作詞標舉南唐五代及北宋，清邃雋永，別開境界，振聲於晚清詞壇，亦使千餘年來之詞壇放出最後的異彩。而其最特出者，則在於融東西方哲理於詞中，極寫宇宙人生的流離傷亂之感，別具風貌。錢基博嘗評論清季詞作云：

清季詞融今古，理通歐亞，集舊文學之大成而要其歸，蛻新文學之化機而開其先。〔註6〕

以之評論靜安詞的價值，亦可當之無愧。

雖然，晚清是一舊政體的結束，也是傳統文學的結束，但並非衰微頹敝的尾聲，而是一個光彩絢爛的落幕，亦是一代文學新興的契機。因為，文學作品之新舊與否，不在形式，端視內容為旨歸。靜安化人生哲理於言情寫景之作裡，思深意苦，託興遙深，誠非並世詞家所能望其項背者。惜乎後世僅知其長于金石小學，一生著述特以古史

〔註3〕 同註2，頁197。

〔註4〕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頁121。

〔註5〕 王國維，《人間詞話》五二則，《全集》第十三冊，頁5939。

〔註6〕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編首一。

學傳世，至於少時所作《茗華詞》一百一十五闕，遂因此而湮沒無聞。筆者爲使後世論詞者正視靜安詞的價值，予以正確的評估，以及確立靜安詞於詞壇的地位，因而勉力研治，藉窺靜安詞作之奧窔。識力所囿，挂漏殊多，而苦心或蒙見諒也。



第一章 靜安先生傳略

關於靜安先生的生平，除了見諸碑傳集補外，晚近流傳的年譜有二家：一是趙萬里撰《王靜安先生年譜》；另一是王德毅所撰《王觀堂先生年譜》。其中以晚出的《王譜》最爲詳贍精審，將靜安生平之志事與絕學，探查入微，案語亦平允中肯。本章對靜安生平的介紹，即根據《王譜》的資料次第記述。

第一節 家世與生平際遇

王國維，浙江海寧人。初名國楨，字靜安（一作靜庵），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以所居命名曰「永觀堂」，因更號「觀堂」，又號「永觀」。生於清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卒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1927），享壽五十有一。靜安先世籍隸河南開封，北宋時，遠祖王珪、王光祖、王稟、王世均以武功顯，其中兩世死國難。及宋室南渡，稟之子王荀、王凝二人扈從高宗南下，遷於海寧，子孫遂世代定居於此。自靜安高祖以下，三代皆爲清代的國學生，世以儒學傳家。父乃譽，字與言，號蓴齋，爲清諸生。嘗游幕溧陽，值洪楊之亂，於是棄幕就賈，於貿易之暇，頗攻治書畫篆刻及詩古文辭，尤以畫最工，能仿錢叔美之作，爲時人所稱道。後此靜安治文學、美學，議論風采度越前人，固然由於西洋學說爲之潛發，實際亦得力於乃父的遺澤。

母凌氏，生姊蘊玉及靜安二人。

靜安幼即岐嶷，穎悟好學。四歲（1879）喪母，幸賴祖姑母范氏、叔祖母之提攜撫育，及長姊之悉心照顧，至於成立。七歲（1883）就傅於鄰近私塾潘綬昌處。十一歲（1887）改從同邑庠生陳壽田受業。家有藏書五、六篋，幼時除不喜十三經注疏外，其餘晚自塾歸，每加泛覽。其父復課以駢散文及古今體詩，皆能成誦。靜安早歲於文學有獨到的見解，於詩詞亦有深湛的造詣，當歸功於此時所植下的深厚根基。

十六歲（1892）入州學，見友人讀《漢書》悅之，於是以幼時所儲錢購前四史於杭州，自言是平生讀書之始。時與同邑陳守謙、葉宜春、褚嘉猶三人為硯友，朝夕過從，上下議論，搜隱抉微，因有「海寧四才子」（註1）之稱，然咸推靜安為第一。

中日甲午戰起（1894），朝野諸人目睹國勢陵替，方抵掌爭言時事，競談維新變法以圖強，靜安此時方知世有所謂「新學」，因亦思有所自奮，但是家境並不富裕，不能以餘貲供遊學，是以居恆鬱鬱不樂。其後，曾兩次（十八歲及廿一歲）應鄉試，俱不中程。父示以康梁疏論，大為折服。當時靜安方弱冠，天才橫溢，亦思有以自試，於是棄帖括而不為，絕舉子業而不就。

二十歲（1896）夫人莫氏來歸。二十二歲（1898）為事蓄之謀，乃束裝赴上海，供職於汪康年所創之時務報社，掌書記校讐之事，所得至微，然此行實為靜安平生事業發端之始。此時羅振玉方設立東文學社，為農學社訓練譯才。靜安請准於汪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時往學，但以館中事務繁鉅，聽講之外，絕少自修之暇，深以為苦。曾於同舍生扇頭題〈詠史〉七絕一首，末聯云：「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羅氏見而驚異之，於是拔之於儔類，為贍養其家，俾使力學，無內顧之憂。其後靜安之知學問識塗轍，以至發奮成名家，得助

（註1）陳守謙，〈祭王忠愍公文〉。收錄於《王觀堂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第十六冊，頁7116。

於羅氏的獎掖啓迪實多。

靜安在東文學社從日人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學習東西語文及科學，凡兩年又半。二君本治哲學，靜安偶然從田岡佐代治文集中有引康德、叔本華哲學之精闢語，見而深喜之，但以文字睽隔，不能直接研讀，於是決意專心習英文。此後數年，學習英文從未間斷，殆為研究康德、叔本華等人哲學作準備。及至庚子亂起（1900），學社解散，乃歸里自習。由此可知，靜安日後醉心於哲學，實受二君之影響。

光緒二十七年（1901），羅振玉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請靜安為主編。及北亂稍定，羅氏又助以川資，令其留學日本，入東京物理學校專修理科。自此即晝習英文，夜則專攻數理。留東京四五月，既苦幾何學之難解，又病腳氣，因此接受羅氏之勸，於次年（1902）夏束裝返國。這時羅氏擔任南洋公學東文學堂監督，靜安遂為該校的執事。公餘之暇更從藤田豐八習英文，兼為羅氏編譯《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撰述日增。

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羅氏之薦，任教於通州師範學堂，主講哲學、心理學、倫理學。靜安體素羸弱，性復憂鬱，對人生的問題，日往復於心中，自是始決從事哲學之研究。（註2）

次年（1904）爰引叔本華意志哲學說，撰〈紅樓夢評論〉一文，稱《紅樓夢》一書乃「悲劇中之悲劇」。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不僅是一探隱抉微、石破天驚的論理，而靜安又從哲學、美學、倫理學，以至心理學觀點考索書中的理想，人生的究竟；又從美學觀點欣賞《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使得邇後讀此鉅著者，都能體認其在純文學上所具有的真確價值。並進而為以後的文學革命運動建立新觀念，尤為開風氣之先。所以靜安在文學史上，不僅是以西洋文論批評傳統文學的第一人，同時也正如吳文祺所稱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註3）吳氏此

（註2）《全集》第五冊，《靜安文集續編》〈自序〉，頁1825。

（註3）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安先生〉。收錄於《人間詞話研究彙編》，頁355。

語決非誇大其辭。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靜安彙集近數年刊於《教育世界雜誌》之文，以及詩作合併刊行，署名《靜安文集》。其闡發叔氏學說旨趣，以及對於文學的卓見，並見於是。十月，羅氏以丁憂歸鄉，靜安亦辭職返里，至是在家閒居達半年之久。既云「疲於哲學有日矣」，〔註4〕益推論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註5〕漸移其興趣於文學，欲於文學中求直接之慰藉。〔註6〕靜安於詞，獨闢意境，追慕南唐五代遺風，深惡近代詞人堆砌纖小之習。二年中，陸續刊行《人間詞》甲、乙稿，並託名樊志厚而實自爲序云：「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註7〕又于〈自序〉一篇中，自言「欲爲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爲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註8〕因而徘徊於文學、哲學二途，莫能自決。最後，終因填詞的成功，而復有志於戲曲。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父乃譽歿世。次年六月，夫人莫氏病卒；十二月，繼母葉太夫人又告病卒。二年間，頻遭大故，靜安內心之悲慟，可得而知。是以，此時所填詞作益發蒼涼激越。〔註9〕其時幼子尚待哺育，舉族咸勸靜安續弦以支門戶，因而繼娶同邑潘祖彝茂才女爲妻。

光緒三十三年（1907），靜安隨羅氏入京，任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修，名詞館協修，京師大學堂農科教習，迄於辛亥。此四年間仍專治詞曲，著有《人間詞話》、《清真先生遺事》、《曲錄》、《戲曲考源》、《優語錄》、《曲調源流表》諸作，並爲世所推重。而

〔註4〕《全集》第五冊，《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頁1827。

〔註5〕同上註。

〔註6〕同註4。

〔註7〕《全集》第四冊，〈人間詞甲稿序〉，頁1505。

〔註8〕同註4，頁1828。

〔註9〕見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頁10。

《宋元戲曲史》亦屬稿於此時。靜安治詞曲，獨標境界、自然二義，立說極透澈精微，並確認通俗文學的價值，為後世有志研究戲曲者開闢遠景。

民國以後（1911），羅氏避地東渡，靜安亦携眷相從，寓居日本京都。羅氏痛清氏之淪亡，尤其嫉視西洋學說，因而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力勸靜安專治國學。靜安悚於羅氏之誠，〔註10〕轉而專意於經史，先治三禮，次及諸經，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居東凡五年，靜安畢生唯此時治學最勤，學力日進，所作亦皆煥然可觀。

靜安歸國後復居上海，為英人哈同編輯《廣倉學窘學術叢編雜誌》，凡兩年。嗣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遍觀烏程蔣汝藻藏書，為編《密韻樓藏書志》。緣於此，靜安所見益博，所習益廣，著述日益豐盛。民國十年（1921），取前所刊論文，刪繁挹萃，益以未刊諸作，編為《觀堂集林》二十卷。

民國十二年（1923），蒙古升允薦入清宮，任職南書房行走。越歲，清遜帝溥儀賜其在紫禁城騎馬，命檢昭陽殿書籍，並監定內府所藏古彝器。不久，羅振玉亦奉詔入值南齋。既而遜帝遜荒天津，靜安乃受聘為清華研究院教授，講授《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解字》四門，極得學生敬重。執教二年內，受沈曾植之薰染極深，治學興趣因又一變，專治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本諸「求精確不求廣闊，求專門不求閎通」〔註11〕的治學標準，從事更縝密精駭的考證工作，創獲良多。

民國十六年（1927）六月二日，靜安厄於時世之窮變，自沉於頤

〔註10〕羅振玉，《海寧王忠愍公傳》：「予乃勸專研國學，……舍反經信古末由也。」見《全集》第十六冊，頁702。蓋靜安走上經史考據之路，大半由於讀書的環境造成，而新的史料不斷發現，給經史考據學鋪下平坦的道路。蠡舟，〈王靜安先生之考證學〉說之甚詳，見《學衡》六十四期。

〔註11〕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全集》第十六冊，頁7279。

和園之昆明湖，於衣帶得其遺墨：「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云云。海內外人士，無論識與不識，咸哀憫而痛惜之。

綜觀靜安一生，性質樸少華，寡言笑，不事交游。爲學數變，由治哲學而詞曲，由詞曲而考證學，既能通有清考據訓詁之學而綜合之，兼具有晚近科學的研究眼光，其才具宏大，識力精銳，立言有據，故所治幾盡鑿空之業。不意其於五十之年遽爾自沉，誠爲學術界之一大不幸。昔沈曾植歿世，靜安嘗悼以輓聯云：

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

爲家孝子，爲國純臣，爲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爲天下哭先生。〔註12〕

若以此論贊靜安生平，洵爲紀實之語，決非溢美之詞。

第二節 個人性格

一、悲觀悒鬱的天性

靜安一生，性情悒鬱而善感，孤介而訥言，耽於思索而敏銳多疑。靜安如此性格，雖然泰半出於本身主觀的氣質，但實際上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頗深。繆鉞曾經指出二者之間的關係說：

王靜安對於西洋哲學，並無深刻而有系統之研究，其喜叔本華之說而受其影響，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靜安之才性與叔本華蓋多相近之點，在未讀叔本華書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惟未能如叔氏所言之精邃詳密，及讀叔氏說，必喜其先獲我心。〔註13〕

靜安本性既與叔本華有靈通之處，故叔本華天才論中的天才憂鬱說，殆可說明靜安的天性。其說云：

天才所以伴隨憂鬱的原因，就一般來觀察，那是因爲智慧

〔註12〕 見趙萬里編，《年譜》，頁43。

〔註13〕 繆鉞，《詩詞散論》，〈王靜安與叔本華〉，頁68。

之燈愈明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時才瞭解
我們竟是這一付可憐相，而興起悲哀之念。（註14）

依叔本華之言，靜安在他高度的智慧中，對人生別有一番理解，在他敏銳的想像中，另有一種境界，迥非世俗的榮祿富貴所能滿足。因而他對複雜多變的人生，常抱持一種無可奈何的抑鬱情懷。又因洞澈人類生存意志的原形，遂不免對現實生活，徘徊於「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矛盾痛苦中。於是，慨然發而為詩詞，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註15）藉以舒展心中的鬱悶。因此，由詩詞中頗可見出他的本性，如詠〈蠶〉一詩，詩云：

余家浙水濱，栽桑徑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蠶盈筐篚。
蠕蠕食復息，蠹蠹眠又起。口腹雖累人，操作終自己。
絲盡口卒屠，織就鴛鴦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
崑崙索其偶，如馬遭鞭箠。喁濡視遺卵，怡然即泥滓。
明年二三月，儼儼長孫子。茫茫千萬載，輾轉周復始。
嗟汝竟何為，草草閱生死。豈伊悅此生，抑由天所畀。
畀者固不仁，悅者長已矣。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以蠶的一生借喻充滿飲食男女之欲的人生，具體而深刻，足可洞見靜安的人生觀——極深之悲觀主義。（註16）以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老子《道德經》），人生累於生活的欲望，只有痛苦。在生活的重擔與日俱增之下，靜安於吟咏之際，不免平添幾許蕭瑟悲涼之調：

一日戰百慮，茲事與生俱。膏明蘭自燒，古語良非虛。（《偶成》）

江上癡雲猶易散，胸中妄念苦難除。何當直上千峰頂，看
取金波湧太虛。（《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

生活的苦痛既源於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復受制於意志，抵抗生之

（註14）陳曉南譯，《叔本華論文集》，頁124。

（註15）《全集》第五冊，〈文學小言第十則〉，頁1844。

（註16）同註13，頁73。